

创新理论，转变范式：申丹的修辞叙事研究

Shifting the Paradigm wi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HEN Dan's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王丽亚 (Wang Liya)

内容摘要：申丹教授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人文学者之一，也是国际叙事学界的著名学者，尤其是在修辞叙事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申丹的原创性理论建树突破了叙事理论界囿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批评传统，其修辞叙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1）倡导将叙事学研究与文体学研究相结合，创建跨学科的结构－文体修辞叙事分析新方法；（2）寻绎历史语境在修辞叙事研究中的理论潜能，并重视互文比较，提出文内－文外－文间“整体细读”的研究模式；（3）首创“隐性进程”概念，揭示情节背后独立运行的“叙事暗流”；（4）开创“双重叙事动力”理论，揭示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在相互对照、相互冲突关系中的共同作用与修辞效果。

关键词：申丹；修辞叙事学；结构－文体跨学科研究；整体细读；隐性进程；双重叙事动力

作者简介：王丽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叙事学与19世纪英美小说。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记事与研究”【项目批号：23&ZD304】阶段性成果。

Title: Shifting the Paradigm wi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HEN Dan's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Abstract: SHEN Dan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nfluential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e is also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of narrative studies, with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rhetorical narratology in particular. He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rhetorical narratology extends beyo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Her main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are the following: (1) championing the notion of “comprehensive structure-style analysis” by t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2) proposing an integrated model of intratextual-extratextual-intertextual “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 through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and extending attention to intertextual comparison; (3)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vert progression,” revealing the undercurrent paralleling the plot development; (4) pioneering the exploration of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and revealing the joint functioning of plot development and covert progression which contrast or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SHEN Dan; rhetorical narratology; structure-sty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 covert progressio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Author: Wang Liya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rratology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Anglo-American novel (Email: wangliya@bfsu.edu.cn).

当代修辞叙事学 (rhetorical narratology) 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三大主流分支之一。它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叙事学界, 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第三代, 深受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影响, 注重情节对作品完整性的统领作用。这一学派主张通过分析作品的修辞策略探究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期全面揭示叙事运作基本规律。其领军人物费伦 (James Phelan) 2015 年在总结最新成果时认为, 芝加哥学派第四代已经形成, 申丹是重要代表之一。¹ 申丹在修辞叙事研究领域的成就出类拔萃, 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2021 年春, 国际顶级期刊《文体》 (*Style*) 以她的“‘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为“目标论文”, 邀请九个国家的十六位学者撰写文章, 专门讨论由她首创的超越亚里士多德研究传统的“隐性进程” (covert progression) 和“双重叙事动力”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理论, 足见这一理论意义重大。无论是申丹对于隐性进程的挖掘, 还是其对双重叙事进程之互动的探究, 都得益于她一直倡导的将叙事学与文体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和文内 - 文外 - 文间“整体细读”的分析模式。

申丹主要研究叙事学, 但也精通文体学、文学翻译学、语言学、文学阐释学。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独立的学术品格, 严谨缜密的逻辑思辨, 孕育了原创的理论思想。她的修辞叙事研究内涵极其丰富, 限于篇幅, 本文选取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加以评述。鉴于中文读者了解申丹在国内的发表, 本文着重介绍她在国际上发表的部分英文著述, 概述理论要点, 略说方法要领。

一、引入文体分析, 创建结构 - 文体跨学科研究方法

2011 年, 申丹在《文体》期刊上发表“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性叙事研究: 需要考虑文体、历史语境和文间比较”, 揭示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存在的两个问题: 轻视语言技巧, 忽视历史语境。² 申丹指出, 这实际上是修辞叙事理论的两种“自我设限”; 她倡导, 修辞叙事研究应当摆脱“自我禁锢”, 将

1 参见 James Phelan, “The Chicago School: From Neo-Aristotelian Poetics to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ties*, edited by Marina Crishakova and Silvi Salupe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33-151.

2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76-597.

语言文体和历史语境纳入研究范围，成为一种更好的阐释方法。¹这一立场对于拓展修辞叙事研究具有深远意义。鉴于两个观点各自的重要性，以下分两节加以介绍。

叙事作品的表达层包含结构技巧和语言技巧，前者为连接各部分的宏观框架，后者指遣词造句。就展现的介质而言，语言是作品的存在方式。申丹指出，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排斥对语言技巧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将语言文体视为从属于结构关系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新批评派相互争斗和相互排斥。两者都以文本为中心，但新批评派聚焦于语言技巧，芝加哥学派则仅关注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这种对文字技巧的排斥延续到了第二、三代芝加哥学派：尽管从“文本诗学”转向了探究叙事交流机制，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或轻视文体选择。申丹强调，修辞叙事学探究作者如何通过文本策略与读者展开交流的机制，而篇章结构和文字技巧均为文本策略，若重视章法结构，忽视遣词造句，显然失之偏颇。申丹提出，结构安排与语言技巧一体两面，共同构成文本形式层面的修辞力量，因此，修辞叙事研究应当采取“结构-文体综合分析”方法（comprehensive structure-style analysis），以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文中建立的叙事规范。²

结构与文体并举，这一立场贯穿于申丹的修辞叙事理论与阐释实践。在专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她详细阐述了叙事学与文体学之间的相关性 with 差异点。她指出，文体学将作品分为“内容”和“文体”，从表面上看，这一区分近似于叙事学的“故事”和“话语”之分，给人以“文体即话语”的印象；然而，细研两个概念所指可以发现，“话语”强调对事件的结构安排，“文体”关注的则是运用语言的具体方式。即便在二者共同关注的视角（视点）和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范畴，依然存在差异。她强调，正是因为这种实际差异，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2005年，申丹在国际叙事学界权威参考书《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中专章论述叙事学与文体学何以互补这一议题，深入辨析“文体”与“话语”的差异（“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她指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所指源于叙事学和文体学对“诗学”的不同理解：叙事学关注叙事作品，把谋篇布局看作叙事文区别于诗歌的文类特征；文体学同样关注叙事作品，但聚焦于作品中的诗性语言。此外，虽然叙事学和文体学都取法于现代语言学，但是，叙事学所谓的语言学模式只是象征运用，文体学则不然。³从叙事作品的构成来

1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91.

2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80.

3 参见 Dan Shen,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136-149, 136-140.

看,她强调指出,谋篇布局(叙事学的“话语”)与遣词造句(文体学的“文体”)都是文本的形式表达,倘若顾此失彼,对作品的阐释势必失之偏颇,无法全面揭示“故事如何得到展现”(Shen,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142)。

需要重视的是,将文体学用于叙事分析,绝非简单地将文体学平移至叙事研究,而是仔细考察文字技巧在叙事进程中产生的意义。申丹特别强调,在修辞叙事分析时细研语言技巧,可以看到文体意义并非来自所在的局部语境,而是生成于叙事进程,在持续前行的进程中显现意义,这在含有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尤为重要(详见下文)。很多时候,同样的文字在不同叙事进程中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¹至于不同意义之间的轻重关系,往往取决于所在进程在作品中的主次、显隐关系。²这些观点对文体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对于修辞叙事研究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当我们重新重视叙事作品的语言艺术时,我们除了关注文字技巧在文本局部的象征意义与上下文意义,还要辨析语言选择在进程中产生的意义与过程;即便作品并无双重进程,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二、寻绎理论的语境化潜能,倡导文内-文外-文间“整体细读”

就上一节提到的修辞叙事研究看待历史语境的认识局限而言,申丹追根溯源,指出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在于研究者不满当时批评界片面重视历史语境的做法,转而坚持亚里士多德将文学作品视为“摹仿”的传统,主张以文本为关注对象,将人物视为艺术的产物。以布思 Wayne C. Booth 为代表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则处于20世纪中叶形式主义盛行时期,因此即便从文本诗学转向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但依然排斥对创作和阐释语境的考虑。值得重视的是,布思提出了暗含历史语境意义的“隐含作者”这一核心概念,但在当时学术氛围下迫于压力,将其伪装成了囿于文本的概念。这一立场影响了芝加哥学派第三代看待历史语境与修辞关系的认识。³

申丹指出,历史语境,特别是创作语境,原本为修辞叙事研究所需要,属于其内在要求,但这一点由于历史原因一直被遮掩。⁴发掘修辞叙事研究的语境潜能,将语境引入对文体-结构的细致分析,同时对不同文本进行比较研

1 参见 Dan Shen, “Joint Functioning of Two Parallel Trajectories of Signification,” *Style* 2 (2017): 125-145;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s Dual Authorial Communication: Extending the Rhetorical Model,” *Style* 1-2 (2018): 61-66.

2 参见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5-7.

3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76-597; Dan Shen,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136-149.

4 参见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40-158, 154.

究，对作品进行“整体细读”（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这是申丹又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整体细读”方法的要领在于“细读”和“整体”。与新批评提倡的“细读”形成对照，申丹倡导的“细读”包括两个要点：其一，关注遣词造句，同时重视叙事策略；其二，在“细读”（《叙事、文体与潜文本》12）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整体”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展开综合分析；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进行互文比较。概括起来说，“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关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叙事、文体与潜文本》13）。参照前一节关于“结构-文体”跨学科方法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研究方法的要义：“结构-文体”关注作品分析，“整体细读”进一步将作品置于文本之间，以及作品与语境的关系中，以期全面探究作者、作品与阅读之间多维度动态关系。就“整体性”涉及的作品内外关系而言，历史语境至关重要。

作为发掘语境潜能的第一步，申丹全面考察修辞叙事理论发展历程。她指出，不同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文本诗学”，自布思以后的修辞叙事理论实际上蕴含了对历史语境的要求；揭示这一理论潜能，能够帮助修辞叙事研究摆脱自身束缚，拓展研究视野。她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叙事》（*Narrative*）上的文章“隐含作者、作者的读者与语境：新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中的形式与历史”，堪称这一开创性工作的集中体现。申丹剖析了修辞叙事理论两个核心概念——“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从中挖掘出该理论对考虑历史语境的潜在要求。

“隐含作者”这一核心概念在西方学界长期被误解，争议不断。2011年，《文体》期刊邀请著名理论家撰文专门讨论这一概念。申丹发表“何为隐含作者？”（“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详细辨析概念内涵。国际学界一直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来的囿于文本的另一个主体。通过缜密分析这一概念在布思理论中的所指，申丹指出，“隐含作者”本意指作家在创作某一作品时以特定姿态和立场进行创作的作者（布思称之为此人的“角色扮演”），而“真实作者”则是创作过程之外的主体，前者与后者实为同一人。若要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形象，我们需要阅读那一作品本身，而若要推导出所谓“真实作者”的形象，我们则需要阅读自传、传记、信件、日记等各种史料。¹这一辨析揭示，“隐含作者”涵盖文本意义（作者在文本中的形象）和意义的来源（作家）两个方面。

由于长期误解了“隐含作者”概念所指，包括修辞叙事研究者在内的不少学者在论及作者意图时，往往只关注文本的意义构成，忽略作品的写作者（其被误以为是创造出隐含作者的“真实作者”）。依照费伦（James Phelan）的

1 参见 Dan Shen,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Style* 1 (2011): 80-98, 81-93.

观点,修辞叙事研究所探讨的作者意图指作品中“公开的、文本化的意图”(“The Implied” 124-125)。芝加哥学派第三代另一位重要代表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的表达更加直截了当:“修辞叙事研究所探讨的意图无关真实作者——作品的写作者”(Before Reading 22)。对此,申丹认为,文本化的作者意图固然是修辞叙事的首要关注,但是,布思的“隐含作者”其实就是“以某种方式来写作的作家”(“What” 81-82),因此,作家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以及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修辞研究就有了理论上的相关性;事实上,这些因素往往以不同程度影响其写作方式与立场,并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作品中。¹

正如《文体》特邀主编里查逊(Brian Richardson)称赞,申丹“以崭新的角度对隐含作者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澄清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对隐含作者概念的严重误解(“Introduction” 2)。《文体》主编费伦在编者按中特别提到,申丹对这一概念的“深层逻辑进行了富有洞见的分析”(Phelan, “Editor’s” 137)。厘清“隐含作者”概念内涵意义重大,它有助于发掘修辞叙事理论的语境化潜能,同时,对当今文学批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首先,所谓“真实作者”(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不同于隐含作者(以特定方式创作某一具体作品的这个人),因此,我们不能将某一作品的意识形态与(通过日记、信件、传记等来了解的)“真实作者”的相提并论;其次,同一作家在创作不同作品时往往采取不同的写作立场,隐含作者形象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要求读者详加辨析。²以肖邦(Kate Chopin)的《比上帝还聪明》(“Wiser Than God”, 1889)和《懊悔》(“Regret”, 1895)两部作品为例,申丹以细致的结构和文体分析指出,前者表现为支持女主人公拒绝婚姻束缚,追求独立,后者则揭示坚持独身的女主人公看似刚强实质孤独沮丧的心理危机。³这一现象表明,我们必须摒弃对作者形象的单一和固化认识,针对具体作品展开分析,推导不同作品中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⁴此外,具体到如何判定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作品中的不同隐含作者,我们需要详细考察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⁵

我们知道,布思在提出“隐含作者”的同时提出了“隐含读者”概念——即前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立场相近,拉比诺维茨提出“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1 参见 Dan Shen,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Style* 1 (2011): 95-96;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40-158.

2 参见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40-158.

3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87-588.

4 参见 Dan Shen,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Style* 1 (2011): 95;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36.

5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66-69.

audience) 概念, 形容那些理解作者意图, 并对作品展开相应阐释的理想读者。¹ 申丹指出, 修辞叙事学的语境潜能同样见于“作者的读者”概念。依照拉比诺维茨的观点, 小说家在构思阶段通常设想某一类“假设的读者”(hypothetical audience), 想象这类读者在价值信仰、知识视野、文学常识等方面的总体倾向, 继而根据这些想象考虑谋篇布局, 选择修辞策略; 从阅读角度讲, 修辞阅读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否发现显见或藏匿于作品中的文本策略, 并对暗含其中的修辞意图进行解码。² 用拉比诺维茨的话说, “好读者总是尽力成为作者的读者”(Rabinowitz, “Truth” 130, 126)。值得注意的是, 拉比诺维茨重提“作者的读者”概念时特别强调, 小说家对读者的想象包含了特定的历史知识或背景。³ 对此, 申丹认为, 与“隐含读者”可以互换的“作者的读者”本质上是“语境化或历史化的读者”, 与“隐含作者”含有的语境化潜能相呼应; 也就是说, 隐含作者的创作行为发生在特定历史语境中, 其文本选择常常基于作家对具体语境中的读者的想象与假定。从阅读角度讲, 若要充分理解隐含作者的文本选择和修辞意图, 解析作品在美学旨趣与主题意义, 读者必须努力成为“历史语境中的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 in history), 并从这一阅读位置深入辨析文本策略。⁴

反观布思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83) 第二版后记中对“作者的读者”概念的解释, 申丹认为, 布思认同拉比诺维茨的立场, 肯定这一概念包含了特定的历史知识与价值信仰, 但她同时指出了布思阐述中的一个盲点。依照布思的看法, 有些与历史语境有关的信息没有显现于文本中, 主要因为隐含作者认定“作者的读者”了解这些信息, 因而无需提及。对此, 申丹指出, 布思忽视了一个认识要点: 隐含作者对“作者的读者”的想象与预设往往受制于特定条件下的创作语境; 对于那些与创作语境相距甚远的读者而言, 遥远的历史时空, 以及不同的文化环境, 难免造成阅读障碍。此种情形下, 若要进入隐含作者的阅读位置, 成为“作者的读者”, 了解创作语境无疑是修辞阅读的必要环节。⁵ 据此, 她倡导将创作语境纳入修辞叙事研究, 以平衡形式研究和历史分析, 促进修辞叙事学全面发展。⁶

1 参见 Peter J. Rabinowitz,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

2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85.

3 参见 Peter J. Rabinowitz,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

4 参见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52.

5 参见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53-154.

6 参见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56;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85-588.

立足于文本整体分析，同时考虑创作语境，这一理论立场体现在申丹的阐释实践中。早在2005年，在为《叙事理论指南》撰写的一章中，她以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短篇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1925）中的一则随笔为例证，结合叙事与文体分析方法，同时参考作家一战经历，以及与随笔相关的真实事件与新闻报道，解析简约风格暗藏的象征意义。¹这种跨学科、重语境的解读方法贯穿于她阐述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的著述中。这里不妨引证两个例子。以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Désirée's Baby*, 1892）为例，申丹以绵密细致的文体与结构分析展示，作品含有捍卫美国南方奴隶制的隐性进程。结合作家生活经历，申丹认为，这一立场映射了肖邦家庭背景对隐含作者创作姿态的影响。从作品谋篇布局以及文字技巧来看，隐含作者在作品中埋设了一个隐性进程，主要出于作者对废除奴隶制以后社会现实的自觉。再如在解读坡（Edgar Allan Poe）的《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 1843）时，申丹认为，读者如果了解美国19世纪中期引发广泛争议的“精神病抗辩”，就不难发现作品中一个充满戏剧反讽的隐性进程：叙述者“我”声称自己在谋杀、藏尸整个过程中一直神志清醒，这一自我辩护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无异于自我定罪。²这些阐述谨严有序，充分说明隐含作者的历史意蕴：隐含作者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创作某一作品，此人的生平经历、家庭背景、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其创作选择，因此，了解相关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叙事交流关系（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使得阐释更接近于隐含作者的修辞意图。³

三、首创“隐性进程”理论，突破“情节诗学”阐释框架

申丹更为重要的创新在于揭示了叙事的“隐性进程”，以及创建的理论模式。这一崭新的理论冲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集中于情节发展的批评传统的束缚，将眼光投向情节背后另一个持续演进的表意轨道，开拓了叙事研究新视野。从阐释角度讲，隐性进程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如果作品中存在与情节发展相对照甚或相对立的隐性进程，而我们只留意情节发展，就会导致阐释偏颇，甚至严重误读。

情节是叙事作品的基本要素，也是现代小说理论的核心议题。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当代叙事学，理论家们一向看重情节，有的视之为决定故事形态的

1 参见 Dan Shen,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136-149.

2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44-49.

3 参见 Dan She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76, 591.

叙事功能¹，有的称之为表现作品主题、表达作家意图的修辞手段²；也有形容它为统领作品的枢纽³，还有把它看作吸引读者继续阅读的驱动力⁴。定义不同，对情节的重视程度不相上下。

情节对于作品整体至关重要，这一共识植根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mythos）。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悲剧艺术要素时强调，“安排事件”是悲剧艺术的第一要义。⁵诚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指悲剧中人物的行动，以及剧作家对行动序列的安排，并不包括当代学界讨论情节时涉及的人物、背景、思想与主题。但是，强调“安排事件”对作品整体结构的关键作用，这一观念一直影响修辞叙事研究。在回顾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研究成果时，布思称这一代学者的研究止步于“情节诗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 437）。在小说批评界，评论家们均同样看重情节发展，把情节结构视为作品的“主题结构”（Culler, “Fabula and Sjuzhet” 32）。

纵观叙事理论界围绕情节展开的研究，申丹指出，研究者们长期关注情节发展，却从未注意在不少作品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独立前行的“隐性进程”（“叙事动力被忽略的一面” 120）。2013年，她在国际顶级杂志《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上发表“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一文，首次在国际叙事学界提出“隐性进程”概念。粗略总结，我们可以归纳其三个基本要点：其一，隐性进程是情节发展背后的叙事运动，它始终与情节发展并行前进，但表达的主题意义不同于情节发展；其二，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构成两种基本关系：互相补充或彼此颠覆；其三，隐性进程很多时候取决于对情节发展而言显得次要或者离题的各种文本细节。

隐性进程是情节发展背后的文本运动——第一个要点表明，隐性进程不属于情节范畴，因此从根本上不同于学界用于描述情节分叉或深层意义的种种术语，如“第二故事”（second story）、“隐性情节”（covert plot）、“隐匿故事”（submerged story）、“潜文本”（subtext）（Shen, “Covert” 150-151）。同样重要的是，隐性进程构成“一股持续的暗流”⁶，与情节发展“从头至尾”并列运行。反观以往的进程研究，隐性进程是“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一面” 119）。

1 参见 Vladimir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21.

2 参见 R.S. Crane, “The Concept of Plot and the Plot of *Tom Jones*,” *Critics and Criticism: Ancient and Modern*, edited by R. S. Cra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614-647.

3 参见 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71-72.

4 参见 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On Narrative*,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65-186; 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5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5-31页。

6 重点为原文所有。

“叙事进程”由当代修辞叙事理论家费伦提出，用于描述“一个叙事建立向前发展的运动，及其引发读者的种种反应”（Phelan, *Narrative* 90）。用“进程”取代传统情节概念，意在从头至尾追寻叙事动力的发展，以便全面探究作者、文本与读者关系，揭示作者意图、修辞手段与阅读反应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过，费伦的“叙事进程”基本上立足于情节范畴。这一立场集中体现在他阐述叙事进程的著作《阅读人物、阅读情节》（*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1989）中。可以说，中外学界迄今为止仅仅关注了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申丹的隐性进程理论不亚于一次范式革命，突破了修辞叙事学囿于情节的进程研究，深刻影响整个叙事文学研究。

2014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申丹的专著《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在为该专著撰写的序言中，米勒（J. Hillis Miller）称赞申丹提出了“崭新的叙事进程”，称之为叙事理论的“重大突破”（“Foreword” ix）。这部专著结合文体分析与叙事研究，兼顾作品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互文比较，详细阐述了隐性进程在不同作品中的不同样式，说明隐性进程的伦理意义与审美价值，以及对读者产生的修辞力量。申丹以出自英美短篇小说大师之笔的六个经典作品为例证，详解隐性进程典型表现方式及其修辞作用。这些作品历经近百年批评史，为各路评家以各种理论或阐释立场所阐释，然而，蕴含伦理与审美价值，且代表隐含作者修辞意图与立场倾向的隐性进程一直未被发现，导致不少误读或曲解。

隐性进程独立于情节发展，以不同的表意方式存在于作品中——这一基本特点表明，隐性进程为隐含作者精心设计的修辞策略，目的在于邀请隐含读者与隐含作者展开隐秘交流。从表现方式上看，隐性进程很多时候取决于作者匠心独具的文体运用和结构安排。作者巧妙地创造出一些看似琐细的文本细节，赋予细节以深邃、复杂的意义。同时，借助相关事件和视角、反讽等叙述策略，使得局部细节与文本中其它成分前后照应，生成一股强大的“伦理-审美暗流”，并与情节发展形成互补或颠覆关系。¹

正如第一节介绍“结构-文体”方法时所提及，解析隐性进程的文本构成需要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方面进行，不可顾此失彼。这一要点表明，隐性进程具有一般规律，但具体表现方式十分丰富，需要针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就情节发展依赖的基本事件与隐性进程关系而言，申丹归纳了四种情形：第一，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共享事件序列，但在各自表意轨道上行进；第二，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表面上共享事件序列，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三，两

1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3; Dan Shen, “Debating and Extending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Dynamics: Rejoinders to Scholars,” *Style* 1 (2021): 117-156, 132-133;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63.

个进程很多时候共享事件序列，但隐性进程也有赖于对其至关重要而对于情节发展而言属于离题的事件；第四，隐性进程完全取决于一些从情节发展角度看显得次要或离题的事件。¹

相较于事件序列在隐性进程中的差异表现，隐性进程依赖的其它叙事成分与安排，如聚焦模式、不可靠叙述、叙述声音，则更加丰富多样。²至于作家对语言和文体的创造性运用，需要读者针对具体作品进行细读，发现语言文字的局部意义在进程中显示的整体意义。³概括而言，隐性进程的文本构成涵盖结构与文体两个方面，有序地分布于作品的开头、中腰与结尾，前后呼应，彼此照应，要求读者“对文体和结构给予同等关注”（Shen, *Style and Rhetoric* 146）。

四、开创“双重叙事动力”理论，拓展叙事进程研究

2015年以前，申丹认为在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相冲突的情况下，隐性进程往往是隐含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图，情节发展只是表面假象。自2015年以来，她转向了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合力构成的双重叙事动力研究，着力探讨隐性进程如何与情节发展联手塑造多面的人物形象，产生丰富多维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

在一定批评实践的基础上⁴，申丹2018年在《文体》上发表文章“作为双重作者型交流的双重叙事进程：对修辞研究模式的拓展”，探究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之间的合力机制，进而创新修辞叙事理论。文章提出，双重叙事进程涉及两个“作者型交流轨道”，表达隐含作者不同修辞意图，引发读者产生互为映照，甚至截然相反的阅读立场（“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63），这要求将单一的作者型修辞交流模式拓展为双重模式。从关注情节发展转向关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再拓展至重视双重叙事进程，平衡考虑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并进行多维度的理论建构（见下文），这是叙事进程研究的一次重大创新，正如费伦赞言，申丹提出双重叙事进程，建构相关理论，在修辞

1 参见 Dan Shen, “Debating and Extending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Dynamics: Rejoinders to Scholars,” *Style* 1 (2021): 127-128.

2 参见 Dan Shen,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Style* 4 (2015): 411-438; Dan Shen, “One Focalization, Dual Progression, and Twofold Irony: Katherine Mansfield’s ‘A Dill Pickle’,” *Style* 1-2 (2022): 10-31;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3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Dan Shen, “Joint Functioning of Two Parallel Trajectories of Signification,” *Style* 2 (2017): 125-145.

4 参见 Dan Shen,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Style* 4 (2015): 411-438; Dan Shen, “Joint Functioning of Two Parallel Trajectories of Signification,” *Style* 2 (2017): 125-145.

叙事研究领域率先迈出了重要的步伐。¹

2023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申丹的英文著作《双重叙事动力》（*Dual Narrative Dynamics*）。她在这部专著中全面系统阐述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并以六个经典作品为例证，阐明双重叙事动力的基本原理。双重叙事进程思想内涵丰富，理论系统圆融。限于篇幅，以下选择三个要点，略说要义。

首先，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均为隐含作者的修辞设计，以不同方式构成一明一暗两个表意轨道，“联手”形成文本的双重动力，共同作用于读者，引导读者发现作品中不同的阅读立场，从而加深对作品的伦理思考和审美体验。² 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要求读者从三个方面进行细致辨析：其一，情节发展轨道中的意义；其二，隐性进程轨道中的意义；其三，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之间的关系。³ 围绕双重叙事进程在文本中的合力机制，以及对读者的修辞作用，申丹提出了与隐性进程有关的十五个基本理论命题。这些命题覆盖对于修辞叙事研究至关重要的作者-文本-读者关系，也特别关注如何发现隐性进程。申丹强调指出，首先必须摆脱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集中于情节发展的批评传统，否则无法发现隐性进程。命题涉及的其他相关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破除单一作者形象定式思维，需要关注对情节发展无关紧要但对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文本细节，需要考虑创作语境与隐性进程关系，需要比较不同文本异同关系，需要重视相同文字在不同进程中形成的不同意义，需要辨析语言技巧与整体结构关系等。此外，根据双重叙事进程在文本中的交互影响与修辞作用，申丹还创制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模式，如“双重事件结构模式”、“双重人物塑造与人物形象模式”、“双重不可靠叙述模式”、“双重作者型交流模式”、“双重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模式”、“双重叙述视角模式”、“故事与话语的双重关系模式”、“话语层面的双重张力模式”、“双重读者反应模式”（Shen, “Covert” 9-23; *Dual* 41-49）等。这些新的研究模式拓展了叙事进程研究范围，同时对原先用于探究单一进程的理论术语，如“不稳定关系”、“张力”等，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简言之，双重叙事动力揭示了崭新的叙事进程，要求重构原先限于情节发展的种种术语、概念与分析模式。

其二，申丹提出，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构成互补与颠覆关系，但是，互补与颠覆这两大类各有不同小类，需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如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判决》（*The Judgment*, 1913）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均围绕冲突发展，但是，前者集中于父子冲突，后者落点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⁴，情节发展揭露战争之残酷，隐性进程表现军人以履职为重。与此相应，情节发展显示父亲是战争的牺牲品，引发读者悲悯；隐性进程表现父子同心，履行军

1 参见 James Phelan, “Theorizing Dual Progression: Some Questions for Dan Shen,” *Style* 1 (2021): 36-42.

2 参见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3.

3 参见 Dan Shen,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Style* 4 (2015): 411-438.

4 参见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08-114.

人职责，令人赞叹；两个进程携手并进，引发读者复杂的情感反应和难以协调的伦理判断¹。以主题、反讽、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为主要考察，申丹对互补关系存在的9种分型进行了归纳，总结每一种互补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修辞效果。²

其三，当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互为颠覆时，情节发展往往是作者的“有意伪装”，掩饰暗含在隐性进程中的真正意图。换句话说，有时受制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隐含作者采用隐性进程暗暗表达与社会主流价值相悖的另一种立场。³以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为例，申丹以“文内-文外”整体细读向我们展露了一直被忽视的文本事实与作者意图：情节发展抨击种族主义和父权制，隐性进程暗含的却是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美化，以及黑人血统的丑化。⁴这一观察具有三方面理论意义，其一，指出了双重叙事进程蕴含的历史语境；其二，揭示了双重叙事进程引发的“双重伦理”（Shen, “Dual Ethics” 513-514）；其三，强调了隐性进程在颠覆型关系中的作者意图。换言之，在含有隐性进程的作品中，当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彼此颠覆时，读者如果忽略隐性进程，很有可能完全误读作品主旨。再以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短篇故事《心理》（“Psychology”, 1920）为例，申丹的分析显示，情节发展表现男女主人公彼此激情暗恋，却不敢表达，关系尴尬；隐性进程展示的是则是女主人公单相思，男主人公始终没有动情。在情节发展里，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令人遗憾，而隐性进程则描述了女方的心理转变——从起初的单相思逐渐变为与对方保持纯洁友谊，与男主人公走到了同一条轨道上。⁵正是通过两个进程之间的不同关系，作品“邀请”读者逐步发现作者的真正修辞意图，改变起初集中于情节发展获得的看法与判断，从而全面理解作品主题、人物关系，以及作品审美价值。⁶

有必要强调的是，双重叙事进程由两个并行发展的“表意轨道”构成，但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区分情节本身包含的多线结构及其意义轨道；同样，隐性进程本身也可能存在多个意义轨道。此种情形下，两个进程各自包含的多个表意轨道使得作品进程及其修辞作用变得更加复杂。以《一双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1897）和《泄密的心》为例，申丹从情节发展和隐性进

1 参见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94-103.

2 参见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23-27.

3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2-124;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nd Dual Ethics,” *Symplokē: A Journal for the Intermingling of Literary,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Scholarship* 1-2(2018): 511-515.

4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70-84.

5 参见 Dan Shen,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Style* 4 (2015): 411-438.

6 参见 Dan Shen,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Style* 4 (2015): 413.

程的构成关系入手，层层深入，辨析双重叙事进程的复杂变体。在《一双丝袜》中，情节发展含有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两个主题意义。同时，隐性进程围绕社会环境对人物行为的影响这一自然主义主题发展。三个表意轨道并行前进，但主人公的形象和意义各不相同，相互冲突。三个并行的表意轨道分别呈现父权文化、消费主义，以及周边环境对人物的不同影响，丰富和深化作品整体意义。¹与这一模式形成对照，《泄密的心》表现为两个隐性进程和一个显性进程：显性进程围绕人物叙述者“我”的谋杀行为展开，与此同步的两个隐性进程分头演进：一个暗暗围绕凶手无意中的自我谴责展开，另一个则暗暗围绕凶手无意中的自我定罪展开，两者构成两股贯穿全文的戏剧反讽暗流。²

双重叙事进程在具体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要求读者辨析由不同表意轨道以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整体意义与修辞作用。这一核心要义使得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在其他相关领域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以翻译学为例，当同样的文字同时在两个进程中起作用时，倘若译者仅从情节发展角度对相关文字加以翻译，必然导致丢失另一半意义；此种情形下，翻译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是否发现作品含有双重叙事进程，并以相应的文字加以展现。³事实上，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学术界广泛引用，其思想意义已经溢出叙事学和文字艺术研究，延伸至文体学、翻译学、戏剧研究、影视研究、连环漫画研究等。⁴

修辞叙事学结合修辞研究与叙事分析，探究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关系，以期揭示叙事艺术多维度联动机制。然而，深受“情节诗学”传统和阐释框架影响，当代修辞叙事研究止步于情节发展；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在认识上表现为重结构轻语言、忽视创作语境两大局限。申丹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文体”跨学科研究法、文内-文外-文间“整体细读”法，首创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并在多个维度上更新了理论和方法，拓展了研究视野与范围。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在当代修辞叙事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引领研究前沿发展。

Works Cited

Abbott, Porter H. "Review: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1 参见 Dan Shen, "Naturalistic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Complicated Plot: Kate Chopin's '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JNT: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1 (2022): 1-24.

2 参见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32-49.

3 参见 Dan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Style* 1 (2021): 1-28; Dan She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63-75.

4 详见本专栏张欣的文章。

Overt Plots.” *Style* 4 (2013): 560-565.

-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83.
- Brooks, Peter.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P, 1978.
- Crane, R. S. “The Concept of Plot and the Plot of *Tom Jones*.” *Critics and Criticism: Ancient and Modern*, edited by R. S. Crane.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52. 614-647.
- Culler, Jonathan. “Fabula and Sjuzhet in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Some American Discussions.” *Poetics Today* 3 (1980): 27-37.
- Miller, J. H. “Foreword.”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ix-xii.
- Phelan, James. “The Chicago School: From Neo-Aristotelian Poetics to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ties*, edited by Marina Crishakova and Silvi Salupe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33-151.
- . *Experiencing Fic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7.
- . “Editor’s Column.” *Narrative* 2 (2007): 136-139.
- . “The Implied Author, Deficient Narration, and Nonfiction Narrative: Or, What’s Off-Kilter in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and 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 *Style* 1 (2011): 119-137.
- .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P, 2005.
- .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96.
- .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1989.
- . “Theorizing Dual Progression: Some Questions for Dan Shen.” *Style* 1 (2021): 36-42.
- Prince, Geral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and London: U of Nebraska P, 1987.
- Propp, Vladimir.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and London: U of Texas P, 1968.
- Rabinowitz, Peter J.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thaca: Cornell UP, 1987.
- . “Truth in Fiction: A Reexamination of Audiences.” *Critical Inquiry* 1 (1977): 121-141.
- Richardson, Brian. “Introduction. The Implied Author: Back from the Grave or Simply Dead Again?” *Style* 1 (2011): 1-10.
- Ricoeur, Paul. “Narrative Time.” *On Narrative*,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81. 165-186.
- Rimmon-Kenan, Shlomith.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Narrative. Genette’s *Figures III* and the Structuralist Study of Fiction.” *PTL. A Journal for Descriptive 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1 (1976): 33-62.
- Shen, Dan.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Style* 1 (2021): 1-28.
- .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Poetics Today* 1-2 (2013): 147-175.

- .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 . “Debating and Extending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Dynamics: Rejoinders to Scholars.” *Style* 1 (2021): 117-156.
- .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s Dual Authorial Communication: Extending the Rhetorical Model.” *Style* 1-2 (2018): 61-66.
- .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nd Dual Ethics.” *Symplokē: A Journal for the Intermingling of Literary,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Scholarship* 1-2 (2018): 511-515.
- .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Style* 4 (2015): 411-438.
- .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2 (2013): 140-158.
- . “Implied Author,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Subtext of ‘Désirée’s Baby’.” *Poetics Today* 2 (2010): 285-311.
- . “Joint Functioning of Two Parallel Trajectories of Signification.” *Style* 2 (2017): 125-145.
- 申丹: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 *Narrative, Style, and Subtext*. Beijing: Peking UP, 2009.]
- :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
[—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of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P, 1998.]
- . “Naturalistic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Complicated Plot: Kate Chopin’s ‘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JNT: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1 (2022): 1-24.
- : “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性进程”为例”, 《外国文学评论》2 (2012): 119-137。
[— “A Neglected Aspect of Narrative Dynamics: Exemplified by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12): 119-137.]
- .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 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 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4 (2011): 576-597.
- . “One Focalization, Dual Progression, and Twofold Irony: Katherine Mansfield’s ‘A Dill Pickle’.” *Style* 1-2 (2022): 10-31.
- . “‘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 and Subtexts of Short Stories.” *English Studies: A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2010): 150-169.
- .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Style* 1 (2011): 80-98.
- .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136-149.
- 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
[Aristotle. *Poetics*, translated by Luo Nianshen.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